朝鲜的母亲

朴 赫著　江 森譯



朝鲜的母亲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朴　赫著

江　森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박 혁

조선의 어머니

本书根据1958年8月号 조선 문학 譯出

朝鮮的母亲 书号 10081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兴路74号)

字数46,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張 2$\frac{5}{8}$插頁2

1964年12月上海第1版 1964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定价(4)0.27元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朝期間，朝鮮人民在金日成同志領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爭。«朝鮮的母亲»一剧便是以这一斗爭为背景的。

剧本塑造了韓氏、昌闕、庆洙等抗日战士的形象。他們不畏强暴、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地同帝国主义作着殊死的斗爭。我們从中可以看到朝鮮人民敢于斗爭、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以及对他們的革命領袖金日成同志的无限敬爱。

这个剧本献給无数朝鮮的母亲，
她們为了光复祖国献出了心爱的儿女。

人　物

韓　氏

金昌闕——韓氏的長子

金昌涉——韓氏的次子

金凤女——韓氏的女儿

金昌敏——韓氏的幼子

李吉女——韓氏的长媳

崔庆洙——村里的青年

朴英子——村里的姑娘，昌涉的爱人、

七　星——村民

游击队員

村民多人

姜区长——地主，日本警察的走狗

姜明武——姜区长的儿子

今　村——警部补①

尹巡警

巡　官

警察多人

① 日本警官官阶，本书中的警部补可能是伪派出所代理所长或副所长。

統一书号：10020·10081
定　　价：0.27 元

时　間：三十年代。

地　点：鴨綠江上游某个江边的村庄。

第　一　幕

布　景：韓氏的家。这是一栋土墙茅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离村較远的山脚下。舞台一端有一棵大白杨树，通过树后的山径可以走到村子里。白杨树旁有一口水井，水井对面的山脚下斜露出一角磨房。溪水是向那边流的。磨房和茅屋相隔較远，当中有一个土豆窖。晴天从这里可以看得见白头山。

白杨树对面，东北①的群山遙遙在望，近处，日本鬼子的炮台頂从树枝的縫隙里显露出来。其下，弯弯曲曲的鴨綠江象水蛇腰似地繞着这座茅屋所紧挨着的山麓迤邐流去。登上通向村子的山坡，可以俯視奔流不息的鴨綠江。它叙述着許多往事。

季节虽是秋天，因为北方地势高，已經感到寒冷了。

---

① 指我国东北。

幕　启：将近黄昏的时候。

山雀的叫声似乎加重了深山沟的寂寞气氛。

舞台空着，在一片静寂中，只有水磨轉动的声音，使人感到生活的气息。隔了一会，韓氏上。她头上頂着装滿土豆的籃子，乍看起来，年紀将近五十岁，由于生活的折磨，显得相当虚弱，不过，高聳的鼻梁和虽然虚弱可是笔直的身板，却說明她的性格象修竹一样耿直和刚强。可不是，她自个儿使劲把頂在头上的籃子放在廊沿上了。

这时吉女头上也頂着一袋土豆跟上，韓氏反而帮助吉女把土豆袋子放下来。

韓　氏　舀一碗水来。

吉　女　是。（走进厨房，拿着一个大碗出来）

韓　氏　（趁吉女在井上舀水的时候到磨房里去看了一下）今天他大概又不回来了！

吉　女　是啊，如果他說定什么时候回来，也就放心了呀！

韓　氏　别耽心，他也許有什么打算。

吉　女　昨天区长又来嚷嚷，說我們还沒有完稅，又說要收什么欢迎費、接待費。如果他能够早一些回来，給人家一个答复，您也好少操一些心。

韓　氏　一个人操心就够了，还要两三个人都操心嗎？

吉　女　不过……

韓　氏　你把那些土豆埋在窖子里，然后去做晚飯。我再到上边去一下就来。

吉　女　我也要再去搬一趟。(捧起土豆袋子朝土豆窖那面走去)

韓　氏　你别去了！(提着籃子到厨房里去)

〔磨房那边的山上，有一队武装警察自得其乐地唱着"我們的幅員广大，綿延千万里……"向这里走来。

韓　氏　(从厨房上，朝那面看了一眼)他們干嗎又象疯狗似地到处乱闖？(說着，拎起籃子逃也似地向相反的方向下)

〔警察的队伍过去了。今村把刀当拐棍拄着，跟在后面，向走在前头的队伍喊了一声口令："停止唱軍歌！"然后走到水磨房前面。紧跟在他身边的尹巡警也停住脚步。

今　村　你們太糊涂了，干嗎让这些东西留下来！

尹巡警　(莫名其妙)哈伊！

今　村　我指的是磨房。马上拆掉！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們可以碾米送給游击队……要記住金日成的部队就在我們眼面前。懂嗎？

尹巡警　哈伊！

今　村　哈伊什么！这是至理名言！水！(說着，坐在白杨树下)

尹巡警　哈伊！(对着房里)有人嗎？(打开门，說了一句"沒有"，砰地关上门，跑到厨房里去端着一碗水出来)

今　村　(接过水来喝)味道不錯！现在我也喜欢这里的水了。所到之处都是青山，每一条山沟都有瀑布。

尹巡警　嘿嘿，原来警部① 先生还是一位詩人吶！

---

① 日本警官官阶，大于警部补。

今　村　詩人？别不懂装懂！不过，我倒确实喝过一些墨水，讀过一些詩。

尹巡警　我們听听也就懂了。警部先生！

今　村　警部，别叫警部！我还是警部补，警部补！

尹巡警　听說您马上就要高升了。

今　村　（苦笑了一下）你也想升官？

尹巡警　嘿嘿……

今　村　（用嘲笑的口吻）老老实实干十年，你就可以当个巡官，还能領到养老金……走吧！（說罢，拄着刀站起来）

〔这时，英子挾着水罐上，发现他們以后，马上停住脚步。

尹巡警　英子，你来干嗎？

英　子　我来打水。（赶忙跑开）

尹巡警　英子，你！

〔英子沒有回答。

今　村　她是誰？

尹巡警　下边那家的姑娘。

今　村　下边那家，究竟是誰家？

尹巡警　姓朴的寡妇家的閨女，上过几年小学。

今　村　慢着，这家是什么人家？

尹巡警　五六年前从滿洲搬过来的。

今　村　几口人？

尹巡警　老头子一搬过来就死了。有两个大儿子，好象沒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今　村　有两个大儿子？是从滿洲搬过来的，就得注意。

尹巡警　是。尽管并沒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但是对于和滿洲有往来的人家我們一向是严加注意的。早已叫区长的儿子监視他們了。

今　村　区长的儿子？好，这种人还有沒有？我指的是在村子里能說会道的。

尹巡警　有。英子也可以用，还有崔庆洙。他对我們的事情很热心，在咸兴上过中学，能說会道。

今　村　崔庆洙？在咸兴上过学？

尹巡警　是。

今　村　他的家乡是这里嗎？

尹巡警　您认識崔庆洙嗎？

今　村　嗯。我在咸兴的时候，他半工半讀，一面上学，一面替我家劈柴挑水……如果是他，可以相信……（站在山上用望远鏡环視四方）首先要把这个磨房和那边山上象蟹壳似的窝棚統統拆掉，然后在那个角上安一个临时监視哨。

尹巡警　完全正确。

今　村　我要建議在这里也象江那边一样，赶快把集团村建立起来。一江之隔，誰知道游击队会在什么时候打到这里来。……要先把这儿老百姓的手脚砍掉。（自鳴得意地）好事要說干就干。走吧！

尹巡警　哈伊！

〔今村和尹巡警从山路下。

〔稍停。

〔隔了一会，昌闕背着布袋，庆洙也背着布袋、手里拿着一个包袱从山径下面上。昌闕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庆洙三十一、二岁出头。

昌　闕　差一点碰上。

庆　洙　我以为他們都过去了，誰知那些家伙又跟在后边。

昌　闕　那个有一道金杠的就是今村嗎？

庆　洙　对。就是那个笑里藏刀的家伙。据說是因为我們将軍的部队朝这一带移动，特地把他調来加强大安警备的。……让我看看带来的东西。

昌　闕　(解开布袋把鋼板拿出来)

庆　洙　了不起，到底弄到了……

昌　闕　大哥，你晓得是从哪里搞来的？

庆　洙　这个……

昌　闕　惠山森林管理所。

庆　洙　(佩服地)怎么搞到手的？

昌　闕　不久以前惠山森林管理所买了一块新的，說这块坏了就扔在仓庫里。森林管理所的杨同志把它拿了出来。

庆　洙　(笑着)让我看看！眞是灯盞底下反而黑呀！

昌　闕　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是我們将軍的战术。尽管有点坏，擦一擦，换个框框还可以用。

庆　洙　能用。有了这玩艺儿，我們的工作范围还可以扩大一些。……好好收起来。

昌　闕　是。（又把鋼板包起来）

庆　洙　这些布也一拃收起来。

昌　闕　（拿着鋼板和包裹走进磨房）

庆　洙　（独自沉思了一会，然后問从磨房里出来的昌闕）放在哪里？

昌　闕　放在米缸里。

庆　洙　从敌人活动的情况看来，事情很不簡单。今天夜里一定要把这些布和鞋子送到江那边去。你和勇国一起去。

昌　闕　我？一定去！

庆　洙　放在七星家的布也要搬来。

昌　闕　我們再去一趟。

庆　洙　別忙，天黑以后我送来。

昌　闕　江那边敌人警戒森严，看样子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弄到。据說一个人规定只能买几尺。

庆　洙　过了江，要在山里等一夜。

昌　闕　为什么？

庆　洙　因为我們比約定的日子早去一天。

昌　闕　晓得了。

庆　洙　別忘記，尽可能多拿点小册子回来。

昌　闕　……见得着将軍嗎？

庆　洙　这个……

昌　闕　眞想跟他见一次面。

庆　洙　你以为只有你有这种心情嗎？誰都想跟他见见面。

昌　闕　大哥，你也一起去吧！

庆　洙　我只有羡慕你的份儿。好象有人来了。

昌　闕　是弟弟妹妹們。

〔凤女带着昌敏上。

〔凤女是十四、五岁的姑娘，手里拿着锄头，刚从田里回来。

凤　女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昌　闕　刚刚回来。媽沒有来？

凤　女　马上就来。

昌　闕　（抓住昌敏的手）冻僵了！赶快到房里去暖暖身体。

凤　女　叔叔，什么时候办夜校？

庆　洙　马上就开办。

凤　女　最好快点办。

〔凤女把昌敏送到房里，自己到厨房里去。

庆　洙　那么，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呆会儿就来。（轉身要走，看见姜区长从山径上来，突然摟着昌闕的腰，轉过身去）

昌　闕　（莫名其妙）大哥，这是干嗎？

庆　洙　到江边上去。（大声地）摔跤。（說着，举起昌闕然后故意一起倒在地上）

姜区长　嘿，别摔伤了人！

庆　洙　（撣着灰，站起来）区长，您来啦。

姜区长　你們又不是小孩子，这么頑皮干啥！

庆　洙　我是来舂米的，他神气活现地說自己力气大，所以摔了他一个斤斗。

姜区长　（无可奈何）你就不想多活几年？

庆　洙　（狡猾地）日子实在不好过，能活多大就活多大吧！

姜区长　沒事干，就替我家收土豆。

庆　洙　好呀。你得多給些工錢。那么，我先走了。（对昌闕）拜托你了。（下）

姜区长　这个人实在难以理解，尽管是半工半讀，也上过一两年中学，誰知是这个样子！（漫不經心地）最近經常到市场上去嗎？

昌　闕　哪里，只有卖土豆才去。他也到市场上去卖过土豆，回来以后老是嘀咕弄坏了一身衣裳。

姜区长　衣裳，为什么？

昌　闕　据說誰穿白衣裳，面书記們① 就要替他撒上些紅顏料。也許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最近到集上去的人似乎少起来了，到磨房来舂米的人也少了。

姜区长　可不是，磨房以前也賺够了。

昌　闕　什么？

姜区长　叫你們今天马上把磨房拆掉。

---

① 面，是朝鮮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我国的乡。面书記，相当于我国的乡长。

昌　闕　誰？

姜区长　問誰干嗎？警察的命令。

昌　闕　为什么？

姜区长　不为什么，就是叫你拆掉……

昌　闕　这样老百姓还活得下去嗎？动不动抓人，动不动拆房子……

姜区长　你說这話要闖大祸，以后千万别再說这种話了。我只当不听见。

昌　闕　我相信你才說的。

姜区长　到哪儿去？在这里坐一会。

昌　闕　（想到磨房里去，后来又沒有去）又要干嗎？

姜区长　刚才已經說过了，磨房反正非拆不可，既然如此，你就把拆下来的东西卖給我吧，我多給你一些錢。

昌　闕　警察叫拆掉，你买干嗎？

姜区长　換一个地方沒关系，我已經在我們家附近看好了一个地方。

昌　闕　我不管，你跟我媽去談。

姜区长　你媽到哪里去了？

昌　闕　那不来了。（对韓氏）媽辛苦了。

韓　氏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昌　闕　刚回来。

姜区长　嘿嘿，辛苦了。

韓　氏　你来了？（对昌闕）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嗎？

昌　闕　办完了。（接过母亲手里的籃子，向土豆窖那面走去）

姜区长　有事要跟你談。

韓　氏　现在哪里有錢呀？昌闕回来了，我們商議商議马上送来。

姜区长　那些錢随便什么时候繳都行。实在沒有的話，我替你繳。

韓　氏　你太客气了……

姜区长　（假咳一声）是这么回事，那間磨房得拆掉。

韓　氏　你說什么？

姜区长　今天马上拆掉！这是今村先生的命令。

韓　氏　我不拆！

姜区长　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你拆还敢不拆？

韓　氏　你想拆，你就拆了走！

姜区长　別自討沒趣！这是今村先生的命令。今村先生的……

韓　氏　我不知道今村是誰！

姜区长　你不知道今村先生？

韓　氏　反正我决不亲手拆！这是座什么样的磨房呀……

姜区长　誰会体諒你呀！他的話就是法律。既然要拆也只好辛苦一下。不要把它拆光，卖給我吧，我一定不使你太伤心。

凤　女　（到井上来打水）媽，別卖！（打好水后，走进厨房，下）

姜区长　大人談話，小姑娘家插什么嘴！

韓　氏　你請回吧！

姜区长　眞扫兴，我是替你着想。

韓　氏　你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姜区长　你說什么？

韓　氏　我說我們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姜区长　要知道卖給我是上上之策，否則就会化为灰烬。(又阿諛地)有来有往，我让你們少繳点税。

韓　氏　别替别人操心，赶快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吧！(轉过身去)

姜区长　嘿！瞧你，呆会儿别哭。要知道今天就得繳税。哼，不識抬举的东西！(嘟噥着下)

韓　氏　(向土豆窖那面)昌闕！

昌　闕　(上)喊我嗎？

韓　氏　要拆磨房，你听见了嗎？

昌　闕　听见了。

韓　氏　眞被鬼子們搞得活不下去了！你也該清醒一点了。

昌　闕　媽，你說我怎么啦？

韓　氏　你以为你很好嗎？

昌　闕　……(见母亲的态度很严肃，不敢讲話，默默地站着)

韓　氏　你告訴我，你到哪里去了！

昌　闕　…………

韓　氏　想想你那死去的爹！就拿那磨房来說，也并不是为了糊口，才辛辛苦苦盖起来的。

昌　猳　我也晓得。

韓　氏　那时你到矿上去了，不在家。你爹身子不灵便，还带着昌涉拚死拚活地干。他的模样现在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昌　闕　…………

韓　氏　我一直沒有告訴你，你爹在东北的时候，帮助金日成将軍做过事。后来日本人把村子烧个精光，我們也被赶到此地来了。你爹盖这座磨房，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坚决相信这座磨房总有一天会对将軍有所帮助。要是你爹还活着，听說将軍的部队已經到了附近，該多么高兴呀！

昌　闕　…………

韓　氏　今天告訴你，将軍甚至到我們家里来过一次。当时将軍說的話，好象还是昨天听到的……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說："大娘，你养了一些好儿女。希望你能貢献出自己的一切，把他們培养成朝鮮的儿女，让他們将来和日本鬼子作斗爭！"

昌　闕　媽！

韓　氏　我一直把这話記在心里，用心撫养你們。

昌　闕　媽，我要把我的眞情告訴你，实际上……

韓　氏　快說，你在想什么，痛痛快快地說吧！

昌　閿　(轉而一想)不，媽，就……

韓　氏　(注視昌閿)好。这样我就明白了。你也知道，你爹口口声声都說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得有主见……凤女、昌敏到哪里去了？

凤　女　(在厨房里)他說冷，躺在下首炕头上睡着了。

昌　閿　(犹豫了一会)媽！

韓　氏　…………

昌　閿　今天晚上我还要到惠山去。

韓　氏　刚回来又要去？

昌　閿　忘記了一件事情，两三天就回来。

韓　氏　别嚕嗦了，明天跟我一起拆磨房，与其让日本鬼子拆，不如咱們自己拆。……凤女，把那些土豆搬走！

凤　女　(在厨房里)嗳。

昌　閿　我来搬。(說罢，扛起装土豆的袋子，走到外面)

〔凤女上。

韓　氏　算了，你哥搬走了。

凤　女　要拿点米出来。(走进磨房)

韓　氏　米巳經沒有了嗎？

凤　女　沒有了。

〔韓氏坐在廊沿上，正要到厨房里去，凤女拿着鋼板上。

凤　女　媽，这是什么东西？

韓　氏　这是什么？……打哪儿找到的？

凤　女　打米缸里。

韓　氏　(似有所悟)你什么也别說。(拿着鋼板走进厨房)

凤　女　……(又走进磨房)

〔当韓氏从厨房里出来向山下走去的时候，凤女也捧着滿滿一瓢米出来。

凤　女　媽，到哪里去？

韓　氏　到村子里去一下。这是什么板……(消失在下面的路上)

〔凤女走进厨房。

〔舞台暂空。

〔隔了一会，英子来打水。她蹲在井边用瓢舀水。天上乌云开始涌过来。

英　子　(看着天)要下大雨了！(又舀水)

明　武　(大声地)哎嘿！

英　子　吓人一跳！(回头看了一看)

明　武　到这儿来干嗎？

英　子　看见了还不晓得？好象你的眼睛不是眼睛，而是拔火罐子烧出来的两个洞。

明　武　下边惠淑家也有井，为什么到这里来？

英　子　哼，与你有什么关系？

明　武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嗎？

英　子　眞莫名其妙，你知道什么？

明　武　你是来找昌涉的！

英　子　滚开！你再說这种話看看！

明　武　(走到英子旁边)給我一点水。

英　子　你舀来喝就是了!

明　武　把水瓢借給我用用。

英　子　(象扔掉似地,默默地把水瓢丢在明武面前)

明　武　(拿起水瓢舀水喝)行了。

英　子　(仍然默不則声地接过水瓢,故意用水把它洗了一洗,然后准备把水罐子頂到头上)

明　武　我帮你頂。(先捧起水罐)

英　子　哎! 胡鬧,替我頂呀!

明　武　帮你頂还不好……

英　子　快点帮我頂上去呀!

〔两人正在爭执不休的时候,昌涉背着一背架木柴上。他和明武同年,是一个性格刚强的青年。

昌　涉　干嗎跑到人家院子里来吵鬧?

明　武　你对誰嚷嚷?

昌　涉　对你,怎么样?

明　武　哼,你吃醋。

昌　涉　你說什么,这家伙!(一只手扶着背架脚,一只手拿起一根木棒)

明　武　你想打我? 狗东西!(悄悄地躲开了)

昌　涉　狗东西,揍死你!(一只手扶着背架脚,一只手把木棒扔出去)

明　武　哎唷!(脚被木棒一絆,摔了一跤,連忙爬起来逃走)狗东

西，等着瞧吧！

昌　涉　（一只手扶着背架的脚站着）英子，把那根棍子拾起来给我。

英　子　（替昌涉拾木棒）对那种人，你认真干嗎？

昌　涉　我要給他一点厉害看看！（接过木棒，撑住背架，然后把一捆捆木柴解开）

英　子　别和明武作对，这种人不理他就算了。

昌　涉　看见他鬼鬼祟祟，轉来轉去，我就討厌。

英　子　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昌　涉　什么事？

英　子　这次夜校叫我教唱歌。

昌　涉　誰？

英　子　庆洙叔。

昌　涉　去教吧。庆洙哥叫做的总归是好事。你不仅能教唱歌，还能教語文。

英　子　得先試一試……

昌　涉　教吧，不会教不了的。

英　子　你打算怎么办？

昌　涉　我？我，什么？

英　子　你不是說要到什么地方去嗎？

昌　涉　是呀，我想到矿山上去干活，不过，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沒有称心如意的事情可做。我还要想一想，再跟哥哥商議商議。

英　子　出去见见世面也好。

昌　涉　呆在家里，靠巴掌大一块地，根本无事可做，所以媽也叫我去。（背起背架）

英　子　又上山？

昌　涉　还要去一趟。（下）

〔英子也轉过身去，正要把水罐頂到头上，这时吉女背上背着一袋土豆上。英子帮她把土豆放下来。

英　子　搬完了嗎？

吉　女　还沒有。明天一早还要搬几趟。

英　子　今年家家土豆收成都好。

吉　女　好又怎么样呢？五花八门的税一繳，就剩不下多少了……

英　子　想到这一点实在憋气。现在的世道是少数人家越来越富，大多数人家越来越穷。

吉　女　你现在也懂事了，晓得人情世故了。

英　子　哎呀，嫂子，你眞以为我是一个孩子嗎？现在我們村里也开办了夜校，你去不去？

吉　女　（难为情地）我上夜校干什么？

英　子　干什么？你不能上嗎？我們要学习。連祖国的文字都不认識，那还行嗎？

吉　女　你和凤女去上吧！（説罢，拎起土豆袋）

英　子　嫂子，眞是，待会儿晚上我再来跟你談。（把水罐頂在头上，下）

〔这时，昌闕提着空籃子从土豆窖那边上。

昌　闕　土豆窖要修了……

吉　女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昌　闕　刚回来。土豆窖现在要修一下，否则怕过不了冬。

吉　女　你动手修一修吧。

昌　闕　你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說还要走，才說这話的？

吉　女　又到哪里去？

昌　闕　那，你問干嗎？

吉　女　（非常沒趣，說不出話来）

昌　闕　（向土豆窖那面走）站在那儿干嗎？

吉　女　有事要跟你談……

昌　闕　…………

吉　女　（躊躇半晌，无話可說）

昌　闕　說呀！

吉　女　你跟在矿上的时候不同了。原先你只晓得干活，现在却沒日沒夜地到处乱跑，根本不把家里的事情放在心上。

昌　闕　所以你才說这話？

吉　女　我看见媽就难为情，看见弟妹們也不好意思。

昌　闕　我錯了，以后不这样了。

吉　女　你只是說說罢了。反而不如搬到别处去好。你再到矿上去一趟，也許可以找到事情。

昌　閼　这个，你想錯了。我根本不打算离开这里。可能的話，我要在这里生活一輩子。

吉　女　你为什么不肯到矿上去找事？一句話也不說。你知道嗎？我可不想呆在这里。

昌　閼　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干活。（亲昵地）別把話說得太絕了。

吉　女　你一面說要好好干活，一面又說要到什么地方去……

昌　閼　…………

吉　女　我眞不晓得你的心思！

昌　閼　好了，好了，快去弄晚飯。我要趁这个当口，把磨房騰出来。（說罢，走进磨房）

吉　女　妹妹，媽到哪里去了？

凤　女　（在厨房里）大概是到下面的村子里去了。

吉　女　干嗎到那里去？

凤　女　（上）一会儿說要把磨房拆掉，一会儿說要把磨房卖掉，我不大清楚……

吉　女　拆磨房？

凤　女　据說警察叫拆掉！

吉　女　大哥晓得这件事嗎？

凤　女　晓得。

吉　女　（提着土豆袋一面朝外走，一面說）我把这个也搬走。

凤　女　好。

〔吉女下。凤女拖起一捆木柴要到厨房里去，这时，庆洙急上。

庆　洙　你哥在哪里？

凤　女　大哥嗎？好象在磨房里。（走进厨房）

庆　洙　昌闕！

昌　闕　（上）来了。

庆　洙　喂，出事了。

昌　闕　什么事？（看着庆洙的脸）

庆　洙　姓尹的和区长来了，說要拆你家的磨房。

昌　闕　这些家伙！依我的性子，眞恨不得把他們……

庆　洙　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听說不止要拆你家的磨房，連这座山上所有的房子都要拆掉！以后他們的活动，也許会更加猖狂。

昌　闕　参加游击队，拿枪干一场，多痛快！

庆　洙　我們的工作和游击队同志們所做的事同样重要。給游击队送粮食、送情报、在国内积聚革命力量，决不是小事。

昌　闕　沒有这座磨房，粮食工作肯定有困难。

庆　洙　总会有旁的办法的。……在他們来以前，得赶紧把放在里面的粮食和棉布挪到别的地方去，倘若被他們发现了，那就糟了。

昌　闕　赶快移到山里去。凤女，凤女！

凤　女　（上）喊我嗎？

昌　闕　你看看那山上有沒有人来？有人来，马上告訴

我們。

凤　女　干嗎？

昌　闕　快去！

凤　女　噯！

〔庆洙和昌闕走进磨房。凤女走上山径，马上又轉身向磨房走去。

凤　女　哥哥，警察来了。

〔庆洙和昌闕又上。

庆　洙　晚了。怎么办？沒有办法了。（对昌闕）盖好！

昌　闕　是。（又走进磨房）

庆　洙　凤女，你进去。

凤　女　是。（走到厨房里去）

〔庆洙独自留下来，一面吹口哨，一面走来走去。乌云涌过来，遮蓋了天空，四周更加黑暗了。乌鴉在白杨树上啼叫。

庆　洙　这个鬼乌鴉！（扔石头）

尹巡警　（在幕后）哎呀，我的鼻子！誰扔石头？

〔尹巡警、姜区长出现在山路上。

庆　洙　（行礼）你們来了？

尹巡警　干嗎扔石头？

庆　洙　乌鴉叫得太討厌，所以我扔了一块石头，想不到……

尹巡警　（举手要打庆洙的嘴巴，后来又沒有打，把他一推）滚开！

庆　洙　眞是！

姜区长　你干嗎在这儿轉游？

庆　洙　我来拿刚才交給他們的米，誰知挨了你們一頓駡！

尹巡警　誰在磨房里？

昌　闕　(上)上山辛苦了。

尹巡警　叫你們把磨房拆掉，为什么不拆？

昌　闕　…………

尹巡警　干嗎不說話？难道不肯拆嗎？

姜区长　他說要命可以，要拆不行！

昌　闕　請你別說謊，也別煽小扇子。

尹巡警　回答得倒好，說呀，拆不拆？

昌　闕　(看见庆洙对他使眼色)法律规定要拆，当然应該拆。

尹巡警　那么，刚才为什么不拆，反抗区长？

昌　闕　誰說不拆？我說不卖。

姜区长　这是老一套……尹先生，我买这座破破烂烂的磨房干什么？別多說了，干脆按照今村先生的指示，一把火烧掉算了。

庆　洙　这样行嗎？本来說拆掉就可以了……

尹巡警　要你插什么嘴，你的思想太坏！一定是想拆掉再盖。区长，拿干柴来！

〔姜区长去拿木柴。

韓　氏　(在这以前不久，上，看见这情景，气得牙齿发抖。她挡住了姜区长的去路)区长，你和我有什么血海深仇？

姜区长　（被韓氏的眼光所压倒）嘿嘿，老尹，她以为我說的是假話。

韓　氏　在我沒有死以前，不許你們碰！

尹巡警　（惡狠狠地把韓氏一推）滚开！（亲自拿来一捆木柴放在磨房前面，然后划火柴）

〔吉女和凤女从前面和后面同时上，跑到跌倒在地的韓氏身边。

凤　女　媽！

吉　女　这是怎么回事！

〔她們把韓氏扶起来，这当儿木柴烧着了。

姜区长　哈，哈哈，眞妙！

尹巡警　看吧，反对警察，就这样处治！也要让你們晓得我們警察的厉害。

昌　閱　（跑过去，捧起一捆着火的木柴，向尹巡警脸上扔去）狗东西，只晓得日本上司，不晓得老百姓的拳头可怕！

尹巡警　啊！（退后一步）你这家伙！（想拔刀）

〔昌閱飞快地踢了他胸口一脚。

尹巡警　唔！（倒下去，然后挣扎着爬起来）打吧！我要你們的命，要你們的命！（顾不得拾掉在地下的帽子，急忙逃走了）

〔姜区长也逃之夭夭。

昌　閱　（把尹巡警的帽子拾起来扔掉）看你能当一輩子巡警！

韓　氏　……你把事情搞糟了。

昌　閱　媽，别耽心。

吉　女　干嗎那么不动脑筋！

韓　氏　隔一会，他們又会来的，赶快准备逃走吧。

庆　洙　太冒失了。旣然事情已經搞坏了，那就在今天过江参加部队。

昌　闕　大哥，眞的？

庆　洙　好象别无其他道路可走。以后的事情交給我，先躲一躲，过江去吧……大娘，让昌闕参加将軍的部队吧，他早已在帮助游击队做工作了。

昌　闕　媽！

韓　氏　好，我也猜到了。快走吧！

昌　闕　(对庆洙)什么时候搬棉布？

庆　洙　鬼子們马上就要来，哪有时間搬。

昌　闕　他們要回到村里然后再上山来，时間来得及。实际上，我不想把那些棉布烧掉！还有鋼板呢……

庆　洙　那么，把棉布带走！

〔昌闕走进厨房。飘飘洒洒的小雨，突然变成了暴雨。吉女忍不住痛哭起来。

韓　氏　孩子，天塌下来也不怕。我們要活下去。已經活到现在了，还怕活不下去嗎？我早就在想，如果昌闕参加了游击队，該多好呀！

吉　女　…………

〔昌闕拿着一包棉布上。

庆　洙　我帮你頂上去。

昌　闕　(把包袱交給庆洙)鋼板沒有了。

庆　洙　什么?

韓　氏　別急,我收起来了。

昌　闕　可把我吓了一跳。

韓　氏　鋼板也要带去嗎? 我去拿!

庆　洙　不,呆会儿我去。快走吧。(下)

昌　闕　(从怀里掏出小册子)媽,請你把这本书交給昌涉,要他照里面写的話生活。

韓　氏　好! 看见将軍談談你爸爸的事。将軍大概也了解……早晓得你要走,做一点他欢喜的燕麦餅……

昌　闕　媽,我要回来的。我一定要陪着将軍回来,你等着吧。

韓　氏　好!

昌　闕　(对吉女)媽和弟弟妹妹們拜托你了。(霍地走出厨房)

〔吉女和凤女跟在他后面,下。

韓　氏　(一直望着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的儿子的背影)……将軍,我把儿子打发到你那儿去了。

〔雨下得更大了。山下传来人們的騷动声。背着木柴的昌涉,走到半山腰,感到气氛不对,直挺挺地站着向上了望。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布景与前幕同。但是磨房已經烧毁了。住屋在磨房燃烧的时候也被波及，烧掉一半，现在草草地修理了一下，用一捆捆木材围了一道墙，聊以遮风。

距前幕一年。木瓦显然烂了，上面长着草，土墙也有好几处剝落了，显得很难看。

幕 启：初夏。

吉女蹲在井边洗树皮。由于生活困难和飽受折磨，显得非常憔悴。

不一会，昌敏抽噎着上。

吉 女 哭什么？

昌 敏 …………

吉 女 摔跤了嗎？

昌 敏 （搖头）

吉 女 那么，是跟别的孩子吵架了？

昌 敏 我跟村里的孩子在一起玩，警察叫我走。而且

对其他孩子說，誰跟我玩，他就要把誰抓走。

吉　女　(眼皮发热) 簡直是一群疯子。孩子家懂什么……到屋里去。

昌　敏　(不想进屋，仍然站在那里)

吉　女　那么到这儿来玩水。

昌　敏　…………

〔这时，韓氏提着籃子从厨房上。时間不过隔了一年零几个月，但她蒼老了許多。

韓　氏　你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出去玩？

吉　女　他出去玩了一会，被警察赶回来了，

韓　氏　眞是受尽了侮辱。(对昌敏) 别哭。鬼子們越是这样，我們越是要坚决地活下去。

昌　敏　我不哭。

韓　氏　好，有骨气！跟我一起走！

吉　女　到哪里去？

韓　氏　我去剝点松树皮来。

吉　女　到山上去，又要挨他們駡。

韓　氏　前怕狼后怕虎还行嗎？

吉　女　算了吧……待会儿我到庆洙大叔家去借一点来。

韓　氏　不，我們麻煩人家也不少了。走！(带着昌敏要走)

尹巡警　(上) 老太婆，到哪儿去？

韓　氏　…………

尹巡警　(夺过韓氏手里拎的籃子，扔掉) 不是已經說过哪儿也

不許去嗎？

韓　氏　山里人怎么能老蹲在家里？

尹巡警　哼！不能蹲在家里？那就跟我走！到派出所去。

韓　氏　又要到派出所去，为什么？

尹巡警　去了，不就曉得了嗎？

韓　氏　去就去！沒日沒夜，一会儿叫来，一会儿叫去，弄得人家还能过活嗎？

尹巡警　别胡說！你为什么让儿子去参加共产党游击队？要知道留你一条命已經算好的了！

韓　氏　他到哪里去，我怎么知道！

尹巡警　别嚕嗦！想到他逃走了，我眞恨不得把你們家人吃掉才痛快！快走！

韓　氏　走就走！（把毛巾围正，带着昌敏先走）

尹巡警　（跟在韓氏后面，走了几步，又折回来，对吉女）那是什么……

吉　女　…………

尹巡警　脸色不好，是沒有吃的吧？

吉　女　（默默地干自己的活）

尹巡警　（故意用一种和周围气氛很不調和的柔和的声調說）干嗎自找苦吃，不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

吉　女　…………

尹巡警　你的丈夫跟死了一样。你以为他活着就能够回到朝鮮来嗎？

吉　女　…………

尹巡警　正是大好年华，我替你找个婆家吧？

吉　女　（轉过身去坐着）

尹巡警　怎么样？我說这話是眞心眞意。替你找个适当的人家，你先住到我家来吧，怎么样？

吉　女　…………

尹巡警　（无耻地抓住吉女的两只肩膀）說呀！我替你好好地……

吉　女　干嗎这样？（站起来躲避）

尹巡警　这就沒有意思了。那你就只好吃苦。共产党的老婆，人人恨之入骨。好好考慮考慮吧！你也得替自己想想。（碰碰吉女的膀子）

吉　女　（甩开尹巡警的手）

尹巡警　看你，不管怎的，不按照我們說的办，你就活不下去……

〔英子上。

尹巡警　你来干嗎？

英　子　来汲水！

尹巡警　不許到他家来！

英　子　打水也不能来嗎？

尹巡警　到旁的井上去，别再来了……哎，老太婆，一起走！

〔吉女用充滿憎惡的眼睛怒視着尹巡警的背影，然后坐在廊

沿上。

吉　女　（自言自語）什么时候才能不看见他們的死样子！

英　子　（走到吉女身边）嫂子，越是这样，我們越是要坚决地活下去。

吉　女　…………

英　子　让我去看看大娘。

吉　女　我一直忍耐着，但是他們那副神气……我回娘家去等吧？

英　子　嫂子，要下定决心活下去。連大娘也要活下去呢！

吉　女　（站起来）能早日看到鬼子們完蛋就好了……会有那么一天嗎？

英　子　一定有……到哪里去？

吉　女　去找点吃的。

英　子　沒粮食了？

吉　女　嗯。

英　子　为什么不对我說？

吉　女　大家都一样，你有什么好办法？

英　子　嫂子，你等着，我回去一下就来。

吉　女　算了。

英　子　我去拿。

〔这时庆洙拿着一个小布袋上。

庆　洙　鬼子們又把大娘带走了嗎？

吉　女　是的。

庆　洙　别耽心，马上就会出来的。(把拿来的布袋放在廊沿上) 别嫌少，煮給孩子們吃吧。

吉　女　你家也很困难

庆　洙　我家总共三个人，还会挨餓嗎？你們家人口多，鬼子們又尽跟你們找麻煩，弄得你們不能干活，比我們困难多了。

英　子　大叔，即便不找麻煩，也够操心的了！

庆　洙　互相帮助唄！在这个世界上穷人就应当互相帮助。英子，你替我找找昌涉。

英　子　好……(对吉女)他到土豆地里去了嗎？

吉　女　我去喊他。

英　子　我去。

吉　女　我要把弟弟砍的柴背回来。(走到外面)

英　子　……嫂子总是非常难过。

庆　洙　是呀！……她身体不好，心里又有很多苦楚，是会这样的。你好好照应照应她。

英　子　大叔，你不知道昌闕大哥的消息嗎？

庆　洙　你問这事干嗎？

英　子　一年多以前听說他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就音訊全无了。也許是搞錯了吧？

庆　洙　游击队沒有垮。昌闕是什么人？他是我們村民的代表，难道会死嗎？

英　子　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呀?

庆　洙　嘿嘿,連你也說消极的話!

英　子　因为我觉得日本鬼子越来越杀气騰騰……如果金日成将軍的部队打到这里来,那該多痛快呀!

庆　洙　到时候,他就会渡江到国内来的。因此,我們要多做一些工作,以便迎接游击队。

英　子　我也想做工作。有沒有我可以干的事?

庆　洙　工作多得很。

英　子　也給我一点做做。你叫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庆　洙　帮助昌敏他們也是工作,你就好好地帮帮大娘的忙吧。

英　子　这事你不說我也会做。(悻悻地下)

庆　洙　(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然后掏出香烟)

〔隔了一会,昌敏独自上。

庆　洙　你到哪里去了?

昌　敏　我跟媽一起到派出所去了一趟。

庆　洙　你不在外面跟孩子們一起玩,先回来干嗎?

昌　敏　他們不許我跟孩子們一起玩。(更加不高兴)

庆　洙　噢……那么,跟我玩吧,我教你唱歌好嗎?

昌　敏　好。

庆　洙　我先唱,你听着。

鉄絲网不可怕,一跳就过;
炮台也不可怕,一攻就破。

有趣嗎？来，一起唱。

〔昌敏和庆洙齐唱。

昌　敏　有趣。是夜校教的歌嗎？

庆　洙　夜校？你也想上夜校？

昌　敏　嗯，不过，警察不让我和任何人接触。

庆　洙　沒关系。跟昌涉学好了。这个歌昌涉会。

昌　敏　大哥是坏人嗎？

庆　洙　誰說的？

昌　敏　警察。他們說大哥是坏人，我也是坏人。

庆　洙　全是謊話。你大哥是好人，日本鬼子和警察才是坏人。刚才我們唱的歌，就是歌頌你大哥所参加的游击队怎样打击日本鬼子的。江那边村子里的孩子都会唱这只歌。来，咱們再唱一遍……

〔这时，昌涉上。

昌　涉　找我嗎？

庆　洙　昌敏，你到那里去玩，如果有人来，告訴大叔一声。知道嗎？

昌　敏　嗯。（跑到外面去）

庆　洙　（把昌涉带到白杨树下）有紧急的事情。

昌　涉　什么事？

庆　洙　日本鬼子不是在加强戒备嗎？

昌　涉　好象是的。那么，有什么事要告訴工作組的同志……

庆　洙　不，我們的事很順利。到开川谷去的七星回来以后，今天晚上工作組的同志就可以回游击队。

昌　涉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呢？

庆　洙　现在他們决定，工作組的同志完成任务以后，另一个同志今天也到这里来一起过江。他就是到普天堡那里去偵察的游击队員。

昌　涉　…………？

庆　洙　恰巧惠山发生了传单事件，当然惠山也有我們的人。所以这里就紧张起来了。……也許他們嗅出了什么味道……

昌　涉　那么，咱們赶快动手！

庆　洙　是呀！你知道到普天堡那里去偵察的人是誰？

昌　涉　…………

庆　洙　是你的哥哥昌闕。

昌　涉　什么，哥哥？請你把我做的工作告訴他。

庆　洙　得叫七星赶快回来。

昌　涉　那么我到开川去一趟？

庆　洙　你跟上村的英善联系一下，让他去。他去，马上就可以找到七星。

昌　涉　那么，我只要跟英善联系一下就行了？

庆　洙　你跟英善联系以后就到秘密据点里来。我趁这个机会到渡江的地方去轉一趟，然后也到据点去。

昌　涉　我想跟哥哥见见面。哥哥离开家的时候我沒有

碰着，这次請你无論如何让我跟他见一面。

庆　洙　放心好了，不过，你对誰也别説。快去吧！

昌　涉　我知道。（欲下）

庆　洙　昌涉！

昌　涉　嗳！（轉过身来）

庆　洙　他們可能要叫英子到派出所当听差，你可别开腔，让她去。

昌　涉　我不懂你説的什么話！

庆　洙　昌顯和工作組的同志們到这儿来干嗎？主要目的当然是加强国内組織，但也是为了偵察国境地带的情况。如果鬼子当中有我們的人，就可以更加迅速地了解他們的情况和活动。

昌　涉　我懂了。

庆　洙　此事只有你我和英子三个人知道。

昌　涉　是。（朝外走）經过派出所，請你看看里面的情况。

庆　洙　不要耽心大娘，我会照顾她的。

〔昌涉下。

庆　洙　昌敏！

昌　敏　（上）嗳！

庆　洙　辛苦了。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呆着，别出去。

昌　敏　是。

庆　洙　悶的話，你就一面烤土豆吃一面玩吧。（下）

〔昌敏到厨房里去捧出一个火炉来，把土豆埋到火炉里。这时

明武东张西望，悄悄地上。

明　武　有人在家嗎？

昌　敏　……沒有人。

明　武　（走到昌敏身边）你在干嗎？嗯，烤土豆！昌涉到哪里去了？

昌　敏　不知道。

明　武　我給你东西，喏，吃吧，黄豆。

昌　敏　我不吃。

明　武　最近有誰到你家来玩过？

昌　敏　沒人来过。

明　武　撒謊！

昌　敏　你以为我象你一样会撒謊嗎？

明　武　什么，你这个家伙！（要打昌敏）

〔这时，吉女上。

明　武　（慌忙弯下腰）到地里去了嗎？我是来玩的。（吹着口哨，下）

吉　女　他来干嗎？

昌　敏　不知道。

吉　女　我马上替你煮晚飯。到屋里去。

昌　敏　我要在这里玩。

〔吉女从厨房里把籃子拿出来，坐在井边上洗土豆。

吉　女　弟弟，你不想看看大哥嗎？

昌　敏　想看。你呢？

吉　女　我？不过……

昌　敏　想看吧？我晓得。媽也想看。二哥、姐姐、还有庆洙叔都想看。

吉　女　你哥什么时候回来？

昌　敏　消灭了日本鬼子就回来。

吉　女　其实……（似乎觉得自己太无聊，便打水洗土豆）

〔这时，背着长枪的警察从山路上。有两个警察走到院子里，其余的径直走过去了。

巡　官　屋里有人嗎？

吉　女　誰也沒有。

巡　官　你男人到哪里去了？

吉　女　…………

警　察　长官先生，这房子就是金昌闕的家。

巡　官　金昌闕？

警　察　就是今天早上喊到派出所里来的那个老太婆的儿子。

巡　官　是这样嗎？你的丈夫参加了游击队？

吉　女　…………

巡　官　……（对警察使眼色）

警　察　哈伊！（冲进房里）

巡　官　想跟男人见面嗎？

吉　女　…………

巡　官　你男人死了！我們討伐队把共产党游击队消灭

光了！想跟男人见面也见不到了。知道嗎？

吉　女　…………

〔到房里去的警察又从厨房上。

警　察　沒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巡　官　是嗎？（在房子的前前后后轉了一圈，好象很生气，用脚踢了一下盛土豆的碗。碗破了，土豆四下乱滚）

吉　女　这是干嗎？（朝放碗的地方跑）

巡　官　（用槍托搗吉女的胸膛）滾！

吉　女　啊！（倒下）

巡　官　（用皮鞋脚踢倒下的吉女）跟你男人一块死吧！走！（下）

昌　敏　嫂子！

吉　女　（倒在地下，呻吟）

昌　敏　嫂子！

吉　女　（勉强支起身子）弟弟，把姐姐喊来。

昌　敏　喊姐姐？

吉　女　到山上去看看。

昌　敏　嗯。（跑到外面）

吉　女　（好一陣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好象神志昏迷了）

〔稍停。

〔韓氏上。看见沉思的吉女，象被釘子釘住似地站住了。韓氏遭到拷問，伤势很重，勉强能够保持身体平衡。

韓　氏　你也吃了苦头！看来是我这个做娘的不好。（走到廊沿下）他們也許是想向你了解什么情況。你到屋

里去，以后有机会我告訴你，等着吧，但是一刻也不能忘記敌人！

吉　女　媽！

韓　氏　干嗎这么悶悶不乐！一点风也沒有。（坐在廊沿上，从腰里掏出一张折得很小的一元紙币）把这个收起来，到紧急的时候用。

吉　女　媽！（倒在韓氏的膝蓋前面抽泣）我不走。死也不离开你。

韓　氏　（使劲搂着吉女）

——暗灯轉场

第　二　场

布景与前幕同。

那天晚上，北斗七星挂在江那边的山腰上，半个月亮虽然升上了中天，可是被云彩遮着，暗淡无光。黑黝黝的森林环抱着舞台，一片寂静，似乎連山雀也睡着了。与其說是寂靜，不如說是給人一种可怕的感觉。

幕　启： 韓氏独自坐在廊沿上。她在一片令人感到压抑的寂靜中，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誰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不一会，英子上。

英　子　大娘，干嗎不睡觉坐在外边，你身体很疲乏……

韓　氏　心里乱糟糟的，睡不着。你到哪里去了？

英　子　到派出所办事回来。

韓　氏　你在那里沒有看见我儿子嗎？

英　子　看见了。他們拷問了他一陣，盘問他家里有沒有人来过，现在把他关进了监狱。

韓　氏　他沒有說什么吧？

英　子　他一口咬定不知道！

韓　氏　……他們吃过晚飯了嗎？

英　子　别耽心，从鬼子們的情况看来，今天关一夜，明天也許就会把他放出来的。

韓　氏　那太好了。

英　子　大娘，进去睡吧，鬼子們又在轉游，神情很紧张。我是来告訴你消息的，这就走了。（下）

韓　氏　好吧！（韓氏又坐了一会，然后走到屋里，屋里的灯亮了）

〔稍停。

〔隔了一会，韓氏又从房里走出来，坐在原处。接着，昌闕穿着普通农民的衣服，察看四周，上。他站着看了一陣坐在那里动也不动的母亲。

昌　闕　媽，媽……

韓　氏　誰？

昌　闕　媽，是我。

韓　氏　你是誰？昌闕！

昌　闕　您一向好嗎？

韓　氏　好，你到这儿来干嗎？

昌　闕　到这儿来有事。

韓　氏　（又看了看昌闕）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了，所以看见你就非常想再看看将軍。

昌　闕　师长同志也談起过您，他說从前您替他做的燕麦餅非常好吃。

韓　氏　是嗎？（激动地）他說好吃嗎？

昌　闕　是的。

韓　氏　进屋去，也許有人走过这里。（說着皺起眉头，好象腰痛了）

昌　闕　媽，为什么这样，哪儿不舒服？

韓　氏　沒关系。

昌　闕　这些日子，因为我，您受了不少苦吧？房子变成这样了！

韓　氏　談这些事干嗎？一夜也談不完。

昌　闕　好日子就要来了。鬼子們长不了，您沒有听說过我們游击队打鬼子的事嗎？

韓　氏　怎么沒有听說！不管他們怎样想把我們的耳朵堵住，但是老百姓已經曉得了。我正在等待将軍来呢……他眞的談起过燕麦餅嗎？

昌　闕　他甚至說您大米飯也煮得很好。

韓　氏　那太好了。（拭擦激动的泪水）

昌　闕　家里沒有人嗎？

韓　氏　你媳妇刚才到村里去了，弟弟妹妹們也都到外面去了。唉，他們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出去呢！(説了謊，非常痛苦)

昌　闕　这样好。最好他們不知道我来。

韓　氏　快进屋去。

昌　闕　媽，我要走了。我已經把不应当告訴您的告訴您了。懂嗎？媽！

韓　氏　我懂！但愿你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經是光明的世界，可要把将軍請来呀！

昌　闕　那么，媽，我走了。(消失在黑暗中)

韓　氏　(看着昌闕消失的地方，好象看见了昌闕的身影……)

〔隔了一会，昌敏上。

昌　敏　媽，朝那边走的是誰？

韓　氏　昌敏，什么也别説……凤女沒有来嗎？

昌　敏　庆洙大叔不在家，今天念不成书了。姐姐説她还要再等一下。

韓　氏　到屋里去。

〔韓氏带着昌敏走进屋里，灯火熄灭了。中天的月亮躲在云彩里，周围更加黑暗了。隔了一会，今村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今村站在院子中央，警察把屋子团团围住。

尹巡警　警补先生，这是最后一家。

今　村　如果在这家再找不到，那就跑了。搜，連一个老鼠洞也别放过！

尹巡警　是！（跑进房里）

巡　官　（带着两三个警察跟上）第二搜索队沒有发现任何綫索。（說罢，也跑进房里）

今　村　晓得了。（用电筒照白杨树頂）

韓　氏　（声音）深更半夜的，这是干什么？

尹巡警　（声音）閉嘴！点灯！

〔灯亮了，窗戶上映出警察們搜索房間的混乱情景。

尹巡警　（从房里出来，对站在白杨树下的今村）什么痕迹也沒有。

今　村　房里有誰？

巡　官　（从房里出来）只有老太婆和儿子。

今　村　大的嗎？

巡　官　小的。

今　村　把老太婆拉出来。

巡　警　哈伊！（进房去，推着韓氏的脊背上）

今　村　老婆子，又碰头了！刚才认不得你，問了一句，这次认識你了。游击队工作組的人員到你家来过嗎？照实說！

韓　氏　…………

今　村　我們不喜欢装哑巴，快說！

韓　氏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今　村　你說謊。我們从你媳妇那里搞到了确切的情报，你还不知道？

韓　氏　我不知道。

今　村　不知道？那么，我要叫你知道。（对站在一旁的巡警使眼色）

巡　警　哈伊！（用枪托乱打韓氏的脊背）

今　村　好了！……我不喜欢吵吵鬧鬧的。慢慢地說吧！（把鉛笔插到韓氏的两只手指头当中，然后，使劲擰她的手指头）

韓　氏　（咬牙忍痛）

今　村　这样，你就开口了吧？誰来过了，照实說！

韓　氏　不知道。

今　村　好，别人怎么对待我們，我們也怎么对待别人。（对巡官）把她拖到房里去，让她看看日本警察的厉害。

巡　官　哈伊！（把韓氏拖进去）

今　村　（对尹巡警）把小家伙拖出来！

尹巡警　哈伊！（到房里去，把昌敏拖出来）

今　村　（对尹巡警）放手，对小孩子要亲切一些。（装出一副温和的样子）你几岁？

昌　敏　…………

今　村　說呀！你是好孩子，几岁？

昌　敏　十一岁。

今　村　十一岁！蛮大了嘛！嗯，我送一样东西給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果）拿去。

昌　敏　（不接）

今　村　喏，拿住。（放到昌敏手里）你是好孩子，誰到你家

来过了?

昌　敏　…………

今　村　給你好东西，为什么不說話。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把这个吃掉，回答我問的話。

昌　敏　……(把手里的糖果扔在地下)

今　村　看你这个孩子！别这样，吃掉！我再給你更好的。

昌　敏　我不要。

今　村　(抓住昌敏的衣領)鬼东西，誰到你家来过?

昌　敏　…………

〔房里传来遭到拷打的韓氏的呻吟声。

今　村　說！你听那声音。不說你媽就要死了，你也要死，說呀!

昌　敏　…………

今　村　(打昌敏的嘴巴)这家伙，还不肯开口?

昌　敏　(忍住哭)不知道。

今　村　混蛋！(突然把昌敏毒打了一陣，然后对站在旁边的尹巡警)把老婆子拖出来!

尹巡警　哈伊！(进房)

今　村　让这个小家伙站到那棵树底下去!

巡警乙　哈伊！(把昌敏拖到白杨树底下)

〔尹巡警推着衣服破扯破了的韓氏上。韓氏踉踉蹌蹌地好不容易才站稳。一边的膀子脫了骱。

昌　敏　媽！

今　村　（用手枪瞄准昌敏）动一动就开枪……老家伙，說不說？不說我就打你的儿子。照实說！（枪口对准昌敏）

韓　氏　昌敏！

昌　敏　媽！

今　村　如果你还想隐瞞，不开口，你的儿子就沒命了。我从一数到五，給你一点时間。一、二、三……

韓　氏　…………

〔这时，明武急上。

明　武　尹巡警！（跟他耳語了一陣）

〔尹巡警又附在今村的耳朵上把那話告訴他。

今　村　什么？秘密据点？知道了。（得意洋洋，高高地举起手枪）跟我来！（跑上山径，下）

〔警察跟在他后面，下。

昌　敏　（向韓氏跑去）媽！

韓　氏　（使劲抱着昌敏，向警察去的那边跑）昌賜！（她用充滿不安和忧虑的眼光望着那边）

——暗灯轉场

第　三　场

一座破敗的茅屋，座落在峽谷的边緣，一望可知是过去火田民①住过的屋子。庆洙他們正是把这座被抛弃的茅屋作

为地下活动的据点。

构成峡谷的山峰，巍然屹立，中心地带尽是奇岩怪石，站在峡谷里面看天，只有巴掌那么大。

时間和前幕大致相同。

昌劂、庆洙、昌涉、身穿便服的游击队員和一个村里的青年坐在茅屋里。

昌涉和村里的青年背朝外坐着刻蜡紙，昌劂刚到茅屋里来和大家打完招呼。

庆洙把一张刻好的蜡紙給昌劂看。

昌　劂　（看了看蜡紙）很好。正如这上面所写的一样，我們要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在保証质量的前提下培养我們的革命力量。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团結起来，在他們当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們一定胜利——沒有这个信心，什么事也不会成功。要有这种信心，就要了解和懂得所有的一切。至于支援游击队，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着手，首先要动員能够拿枪作战的青年参加游击队。这样可以进一步使得游击队和国内人民同心同德，变成一个整体。当然，也不能大家都参加游击队，因为国内也有工作要做。关于这个問題，以后有机会再

---

① 垦荒者。

談。总之，一定要有这种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积极性。

庆　洙　我明白了。(笑)现在昌闕变成我的先生了……

昌　闕　哪里，我只不过是传达师长同志的話罢了，何况連传达也是乱七八糟的……七星怎么还沒有来？

庆　洙　好象是迟了一些，马上就会来的！

昌　涉　我再去找一下？

昌　闕　算了，也許是不太順利。

〔坐在门旁边的游击队員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靜。

庆　洙　据說游击队要到国内来，是嗎？国内的人民都等着那一天。

昌　闕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虽然不能肯定，但这次我們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鬼子們的国境警备情况。說眞的，庆洙哥，你太辛苦了，搞到很多极其有价值的資料。等一会，七星再把开川谷的情况带来，我們的工作就結束了，是嗎，崔同志？

游击队員　(默默地做了一个表示贊同的姿势)

昌　闕　根据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师长同志的意图了。大哥，你說是不是？

庆　洙　不管怎样，七星总归迟了。他比較毛躁，也許出了問題，似乎应該去看看……

游击队員　稍微再等一下，然后采取对策。惊慌失措，并不好。

昌　闕　大哥，我再貢献一点意见。

庆　洙　你說吧！

昌　闕　一般工作比我在家的时候搞得好，规模也扩大了，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妇女工作好象开展得还不够。

庆　洙　对。我忽視了这方面的工作。

昌　闕　好象还不仅是这里不重視，普天堡那面与其說是輕視妇女，不如說是很少关心。光靠男人，等于是用一只手打仗。既然有两只手，为什么要用一只手打仗呢？

庆　洙　从咱們村子来看，归根到底是我沒有把工作做好。咱們村有象你媽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好的妇女，但是，我沒有把她們組織起来。你对我們提出意见，非常感謝。

〔昌涉和村里的青年干完了工作，把鋼板收起来。

昌　闕　那不是我从前搞来的那块鋼板嗎？

庆　洙　对。昌涉每次刻鋼板总要談到你，他根本就不肯让别人刻，一定要自己动手。从这一点看来，他是一个大野心家。

昌　涉　别听他的，哥，他說謊。

庆　洙　（微微一笑）嘿，昌涉想把我变成个說謊精……

〔传来布谷鸟的叫声。

游击队員　好象有人来了。

〔大家都紧张起来。

〔不一会，七星上，径直走到茅屋里。他跑得气喘吁吁。

庆　洙　为什么迟了？

七　星　很晚才见到英善，所以我拚命的跑。事情都办好了，詳詳細細地写在这上面了。（把紙交給庆洙）

〔庆洙接过紙，交給昌闕。

七　星　（这才认出昌闕）这是誰？昌闕！

昌　闕　七星！（拥抱）

七　星　变得不认識了，变得不认識了！

昌　闕　……（把七星带来的紙仔細看了一遍，然后收起来）

七　星　（擦了擦汗，好象想起来了，耽心地說）……不过，庆洙哥，我也許犯了錯誤。

庆　洙　犯了錯誤？

七　星　我只想到迟了，飞快地跑，根本沒有考慮到这一点，现在想来，确实犯了錯誤。当我走进山谷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个人影子一閃，但我还是径直跑到这里来了……我怎么想不到繞到别处去呢！

庆　洙　（默默地看着昌闕）

昌　闕　七星，沒关系。我們的工作已經結束了，赶快离开这儿吧！咱們翻后山，朝相反的方向走！

庆　洙　（对七星）你看见那个人的脸了嗎？

七　星　沒有看见。因为当时天很晚，又有一段距离。

〔这当儿昌涉和村里的青年已經把鋼板和蜡紙收起来了，游击队員則注視着外面。

昌　闕　那么，赶快走吧！

〔这时，放哨的青年跑进来。

青　年　鬼子来了。

七　星　(捶自己的胸脯)嗨！　我干的什么事呀！

昌　闕　(对庆洙)赶快到屋后去翻后山。你在前面带路。

庆　洙　好！

昌　闕　(对众人)大家跟着庆洙大哥！

〔庆洙等人到屋后去。

昌　闕　(对游击队員)崔同志，你保护同志們上后山，然后让其他同志分散突围，你和庆洙哥到約定的渡江地点去。我把鬼子們从这里引到那边山谷里去，大家一起行动，可能会遭到追击。

游击队員　我来引誘敌人，你和同志們一起撤退。

昌　闕　不行。你不熟悉这儿的地形。不熟悉地形，孤軍作战，是逃不出敌人手掌的。(把自己带来的文件交給游击队員)在渡江地点等我。万一枪声停止了，在一定的时間內我还沒有来，你干脆渡江，不要耽心我。无論发生什么事情，也要把这些材料带回去。

游击队員　昌闕同志，这次你是負責人，負責人应当回队报告。

昌　闕　这是命令！

游击队員　昌闕同志！

昌　闕　赶快走。那些同志当中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出事

故。一出事故就有可能暴露这儿的組織。赶快行动！

游击队員　是。昌闕同志！

〔游击队員向庆洙他們走的方向走去。

〔昌闕拔出手枪，隐蔽在岩石縫里。对面山上露出了尹巡警的上半身。昌闕躲在岩石縫里开枪射击。

尹巡警　啊！（往后便倒）

〔昌闕利用这个当口，轉移到另一块岩石背后，鬼子們的枪声更响了。昌闕也在应战。枪声暫时稀疏下来，又有一个鬼子爬上。昌闕連忙打了一枪，那个鬼子也栽倒了。昌闕趁此机会向另一块岩石轉移，不幸中弹跌倒。但是他又站起来，从怀里掏出手榴弹。冲上来的警察都朝后退。他使劲把手榴弹扔出去，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昌闕仍然象被釘子釘住似地站在那里。

昌　闕　朝鮮独立万岁！

〔山中响起了回声。母亲的幻影出现在昌闕眼前，好象回答那回声似的。

韓　氏　昌闕，你說要跟将軍一道回来，为什么你已經死了，不能再打仗！还有許多抗日工作要做……

〔山上燃起了烈火，昌闕朝前倒下。

——幕落

第 三 幕

布 景： 地点与前幕同，但是那半幢房屋已經不知去向。在原先的房址上座落着一座歪歪倒倒的小窝棚。連这間窝棚的泥墙还沒有砌好，现在只是马马虎虎对付着住。

时 間： 距前幕几个月以后的春天。周围的万物全穿上了春装，生气盎然。越这样，这間簡陋的窝棚，就越使人感到难过。

幕 启： 黎明时分。天还很黑，厨房门口灯光閃灼，响起了人声，也許是在做早飯。不一会，凤女从厨房里抱着一捆木柴上。

〔庆洙突然从白杨树后的暗影里上。

庆 洙 凤女！

凤 女 誰？

庆 洙 大娘回来了嗎？

凤 女 还沒有回来。

庆 洙 你嫂子在家嗎？

凤 女 昨天晚上去磨土豆，还沒有回来。要去喊她嗎？

庆 洙 算了，你媽回来，马上告訴我。

凤 女 大叔，我二哥怎么样了？个把月了，还沒有出来。

庆　洙　别耽心，马上就会出来的……进去吧！

凤　女　嗯……（抱着木柴，走进厨房）

〔庆洙想着什么，正要朝外走，发觉那边有人的动静，連忙躲避。

〔不一会，韓氏上。一看就知道她走了远路。她的一只膀子不大好使了，在前一幕被日本鬼子打伤了。

庆　洙　大娘，辛苦了。

韓　氏　……（停住脚步，叹了一口气）我以为又是誰呢，心里吓了一跳。

庆　洙　事情办得怎么样？

韓　氏　（默默地从腰里掏出一张紙交給庆洙，然后坐在廊沿上擦汗）

庆　洙　……（接过紙，就着厨房里透出来的灯光，很快地看了一下，然后放到口袋里）沒有别的話嗎？

韓　氏　尽管是老生常談，但他們一再叮嘱，印发报紙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还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們說明天晚上有人到約定的地方去。……我本想問一下究竟是什么事情，后来估計你一定晓得，也就沒有問。

庆　洙　大娘，实际上我就为那件事等了你很久。

韓　氏　等我，为什么？

庆　洙　你知道那是什么事情？明天晚上我們要打发七星和常弼到游击队去。他們那里也有一两个人一起去。但是，江那边来了一个通知，叫今天晚上过江。

这要跟他們再联系一下。不过这么远的路再让你跑实在不好意思……

韓　氏　別說这种話！旣然决定让我和他們联系，干嗎要再派別人。

庆　洙　大娘，那太好了。（掏出一张紙条交給韓氏）你把这张紙条交給他們，他們就晓得了。

韓　氏　（接过紙条收起来）这是为了咱們游击队，也是昌闕沒有做完的工作，哪怕一个晚上跑一百趟我也去。昌涉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倘使他晓得这个消息，而自己不能去，該多么生气呀！

庆　洙　自从发生了昌闕事件以后，鬼子們一直在找寻和昌闕有过联系的人。但是沒有任何証据，所以昌涉不久就会出来的。这次决定让七星和常弼参加游击队，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緣故。当时，七星和常弼曾經和昌闕见过面，为了防备万一，才决定让他們先参加游击队。如果他們不幸落到敌人手里，那就糟了。

韓　氏　你也要小心。

庆　洙　沒关系。鬼子們还沒有疑心我。就拿那天晚上說吧，我恰好到派出所去替你打听事情，这一点对我的帮助可大啦。因为在事情发生以前，鬼子們看見过我，所以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我也在那里。

韓　氏　听英子說，鬼子們要封閉夜校。

庆　洙　他們怕大家晚上聚在一起。

韓　氏　喂，听說游击队不久就要打到这里来了，是眞的嗎？

庆　洙　是呀，这些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但很快就在老百姓当中传开了。鬼子們在普天堡加强戒备，看来其中似乎有点道理。

韓　氏　这么說，是有确实根据的了。

庆　洙　自然啦，无风不起浪嘛！

韓　氏　（自言自語地）所以警察好象回来了。

庆　洙　回来了？

韓　氏　不久以前，武装警察吵吵嚷嚷地朝普天堡涌。然而，今天回来的时候一看，他們在半夜里又都开拔到惠山那边去了，我差点被他們发现。

庆　洙　我們游击队到处都在活动，吓得他們手足无措，乱成一团。大娘，不知你听說沒有，将軍的部队在长白县紅头山消灭了一批日本軍队。

韓　氏　我知道。

庆　洙　你以为就这么点儿嗎？前几天又在海青岭打了个大胜仗。

韓　氏　将軍一定会过江来的。他亲自托人告訴我，昌闕虽然牺牲了，但我們一定要光复祖国。这句話好象还在我的耳边响着呢！

〔这时，英子飞快地跑上。

英　子　大娘，……庆洙大叔也在这儿，太好了！

庆　洙　发生了什么事？

英　子　他們让昌涉二哥参加山林队。

庆　洙　参加山林队？誰叫他参加？

英　子　从昨天晚上起今村就纏着昌涉二哥，对他說如果参加山林队，一切都可宽恕，而且要他今天回答。据說今天晚上要出发到惠山。

韓　氏　…………

庆　洙　那么，昌涉？

英　子　什么也沒有回答，一直闆声不响。他向我使了个眼色，似乎叫我和你們商量商量，究竟怎么办好？

韓　氏　商量什么，不去就是了……

庆　洙　我看还是答应去比較好。

韓　氏　不！

庆　洙　大娘，你听我說。

韓　氏　我也在东北住过一陣，晓得山林队是什么东西。要帮助屠杀自己父兄的日本鬼子拿枪打游击队。不行，不行！

庆　洙　不是这么回事。

韓　氏　怎么不是！昌涉还沒有替哥哥报仇呢……

庆　洙　大娘，你听我說。

韓　氏　听不听反正一样……

庆　洙　你听我說嘛……据說不去不行。既然如此，不如說去，也許马上会把昌涉放出来。那么，我們就让

昌涉一齐参加游击队，你以为如何？

韓　氏　（沉思一会）好，就这么办！

庆　洙　这么一来，鬼子对你的迫害也許会更凶一些。看来，你非得搬到别处去不可。

韓　氏　别耽心，我能再活几年？

庆　洙　不，你应当活很久很久，直到看见鬼子們灭亡。

韓　氏　…………

庆　洙　那么，英子，告訴昌涉叫他答应他們，爭取释放。等出獄以后再詳細談……

英　子　是。（走了几步，又停住了）哎呀，今村和区长来了！我得悄悄地溜走。（从另一条路下）

庆　洙　咱們干活，装不知道！

〔韓氏用行动不便的手劈木柴。

凤　女　（从厨房上）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传来今村的狂笑声。

韓　氏　你快进去。

庆　洙　那么，我先走一步，呆会儿再来。（踏上山径）

〔韓氏独自劈柴。这时，今村和姜区长上。韓氏装不知道，继續劈柴。

庆　洙　（对他們致意）你們来了？

姜区长　你为什么一早就到处乱跑？

庆　洙　喊人参加朝会，人到齐了才能开呀。

今　村　庆洙，今天开朝会，把人集中到这里来，一个不

能少，全体村民都得参加，我也参加。

庆　洙　是。知道了。

姜区长　（露出狡猾的笑容，走到韓氏身边）嘿嘿，大嫂，一早就这么辛苦。

韓　氏　…………

姜区长　看见我别象看见苦荞菜似的，我給你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

韓　氏　……（又动手干活，砰砰乓乓劈木柴，好象不愿意听他的話）

姜区长　我們每天见面无所謂，看见警补先生总得打个招呼吧。警补先生特地这么早来看望你……

韓　氏　（这才直起腰来）走！你們不过是来抓人罢了！

姜区长　不是，不是。

今　村　（露出阴险的笑容）别害怕。你被昌闕的事吓怕了。我們可早已把他的事情忘記了。我們武士道的精神是：既往不咎，把过去的一切付諸流水。

韓　氏　那你要怎么样？

姜区长　警补先生考虑到你家的情况，竭力主张让昌涉参加山林队。

韓　氏　…………

姜区长　你知道山林队是什么嗎？是管理滿洲国的。这次要挑选几名聪明能干的青年輸送到那里去，警补先生竭力担保，决定把昌涉送去。这种好事哪儿有呀！过去你們因为昌闕吃了不少苦头，这次托昌涉

的福，就要苦尽甘来了。

韓　氏　算了吧！我沒有那个命享这种福。

姜区长　这是什么話？幸福落到你头上，你用脚把它踢开，岂不是发昏嗎？別人想去还去不成呢！我們明武也要到山林队去！

韓　氏　…………

今　村　还是那么固执。(狂笑)你知道如果拒絕接受天皇陛下的恩德，一味不听話，昌涉会怎么样？他将永远看不见光明的世界！

姜区长　岂只这一点。你們不是說在这儿无法生活，房子拆掉又盖了一幢嗎？嘿嘿，马上又得拆掉！在我們日本領土上，你們大概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了。

今　村　好好想想吧，答应送山林队，我們马上就把昌涉放出来。

韓　氏　眞的嗎？

今　村　嘿嘿，我們警察不說假話，马上释放。

韓　氏　那好，就照你們說的办！

姜区长　唔，应該这样，应該这样。

今　村　但是，有个条件。当然，并不是什么苛刻的条件，而是应当办到的。

韓　氏　……(望着今村，似乎在問又有什么花样)

今　村　呆会儿在这里开朝会，你在村里人面前讲演一次就行了。

韓　氏　讲演？

姜区长　在众人面前讲演多好呀！

韓　氏　我們老太婆連話也不会說，还讲什么演，我干不了！

姜区长　什么干不了？你就說昌闕走上了歪路，落了个国家的罪人的坏名声，最后死了，但是昌涉要尽忠报国，替哥哥贖罪，这就行了。是嗎，警补先生？

今　村　对。

韓　氏　我让儿子到你們要他去的地方去也就行了，何必又要讲什么演？

今　村　那么，老实告訴你吧，昌闕事件发生以后，民心更坏了，他們还沒有放弃对共产党游击队空虛的梦想。你的讲演要有助于打破他們的迷梦，而昌涉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付諸实施……懂嗎？

韓　氏　…………

今　村　如果你不演讲，我們就要把昌涉送到法院去，对你也不会輕輕放过。

姜区长　大嫂，既然已經答应让昌涉参加山林队，那就痛痛快快讲演一次吧。怎么会讲不了呢？

韓　氏　一定要讲，那就讲吧！

今　村　好，这才算尽到了国民应尽的义务。我要向上級报告，多給你一些奖金。区长，那么，我去一下再来，你在这段时間当中帮助庆洙把人召集起来。

姜区长　是，知道了。

韓　氏　（对今村）什么时候释放昌涉？

今　村　别耽心，现在回去，马上就放。（下）

姜区长　大嫂，你眞豁达。讲得好一点呀，我們是要长久不忘，反复背誦的。

韓　氏　…………

姜区长　那么，我去轉一圈再来。（下）

韓　氏　（坐在廊沿上想心事）凤女！

凤　女　（从厨房里出来）叫我嗎？

韓　氏　是的，你嫂子在哪里？

凤　女　到常去的那家人家干活去了。

韓　氏　把她找来。

凤　女　她马上就要回来了。

韓　氏　叫你去找，你就赶快去把她找回来！

凤　女　是。（走上山径）

韓　氏　孩子，昌敏！

昌　敏　（在内，睡意蒙矓）嗯。

韓　氏　你出来一下。

〔昌敏揉着眼睛上，坐在韓氏身边。

韓　氏　（摸着昌敏的头）昌敏！

昌　敏　（觉得母亲的爱撫和平常不同，虽然温柔但有点突然）嗯。

韓　氏　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嗎？

昌　敏　嗯。

韓　氏　昌敏，任何时候也别忘記大哥回来的那天站在日本鬼子枪口前面的情形。

昌　敏　嗯。

韓　氏　……沒有媽，你能单独过活嗎？

昌　敏　……（看着母亲的脸，好象不懂她的意思）

韓　氏　說呀，能不能过活？

昌　敏　問这干嗎，媽？

韓　氏　随便問問。我想你已經大了……

昌　敏　现在我也是个大人了……

韓　氏　……（默默地撫摸昌敏）

〔这时凤女和吉女上。

凤　女　媽！

韓　氏　已經来了？

吉　女　我回来了，半路上在这前边碰见了她。你走了一趟夜路？

韓　氏　你好象也熬了夜。准备送到江那边去的土豆粉全磨好了嗎？

吉　女　刚刚磨完。

韓　氏　孩子，我有話对你說。

吉　女　…………

韓　氏　（从腰里掏出庆洙給她的紙条）你拿着这个到舅舅他們村里去。

吉　女　光是这个嗎？（接过紙条）

韓　氏　把它交給舅舅，舅舅会轉交給收条子的人。

吉　女　知道了。

韓　氏　马上就走，早飯最好包几个土豆带在路上吃。

吉　女　事情这么急？

韓　氏　……还有，去的时候把凤女和昌敏也带去。

吉　女　为什么？

韓　氏　什么也别說了，就这么办，自然有道理。到那里去了以后，别再回来了，跟舅舅商量商量，就在那里安个家。

吉　女　你呢？

韓　氏　以后我也去。我要打听一下昌涉的事情，同时把家里收拾收拾，隔几天再来，你别耽心。

吉　女　那么，你带着弟弟妹妹先走吧，我把家里收拾好再去……

韓　氏　不，你先走。好好照应弟弟妹妹，不要被人說閑話……我相信你，快去准备准备吧。

吉　女　是！

韓　氏　凤女，你也进去帮帮忙！

〔吉女和凤女进內。

韓　氏　（对昌敏）到那里去，要好好地听嫂子的話。

昌　敏　嗯。

韓　氏　别把我刚才說的話忘掉，而且长大以后要象你大哥二哥一样。

昌　敏　嫣!

韓　氏　干嗎?

昌　敏　你有点奇怪。

韓　氏　(略微有些发慌)你說有什么奇怪?

昌　敏　你一定要来。

韓　氏　嗯,一定去。

〔布谷鸟的叫声。天亮了。黑暗还在挣扎,不肯撤退,但已筋疲力尽,逐漸淡薄下去。

昌　敏　天快要亮了……今天的天气也許很好。

〔不一会,吉女和凤女做好了上路的准备,上。

韓　氏　那么,快走吧。路上吃的粮食带了嗎?

凤　女　带了。

韓　氏　路上小心一些,尽可能不要被人发现……

吉　女　那么,我們先走了。

凤　女　嫣,你也要赶快来呀。

韓　氏　嗯。

〔吉女和凤女让昌敏在前面走,欲下。

韓　氏　孩子,那张紙条放在哪里?

吉　女　我收着呢!

韓　氏　把它垫在昌敏的鞋子里。

吉　女　(从腰里掏出紙条,垫在昌敏的鞋子里,然后替他把鞋子穿好,下)

韓　氏　昌敏!

昌　敏　嗯。

韓　氏　……不，一路小心。

〔他們刚要走，有一个警察經过这里，让他們站下来。

警　察　到哪里去？这是什么？（把吉女拎的包裹搶过来看）到哪里去？

凤　女　到舅舅家去。

警　察　……（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們一陣）把鞋子脫掉，快！

吉　女　（脫鞋）

警　察　（对凤女）你也脫掉！

凤　女　（也把鞋子脫下来給他看）

警　察　（对昌敏）你也脫掉！

昌　敏　……（沉默一陣，然后蹺起一只脚）

韓　氏　（走到昌敏旁边）孩子們的舅舅病了，他們去看他的病。

警　察　舅舅在哪儿？說謊吧？

韓　氏　你去問区长。孩子們的舅舅住在离此地大約三十里的村子里。

警　察　去吧！（走上山路）

韓　氏　快走！

〔吉女等下。

〔传来昌敏喊"媽"的声音。

〔韓氏一直望着那边。她也許在想什么，擦去不知不觉流下来的眼泪，然后把系在腰里的口袋解下来拿在手里，走到外面。

〔舞台暂空。

〔不一会，姜区长出现在山径上，明武跟上。

姜区长　（对跟在后面的明武）噜嗦什么，討厌！叫你干的事情你不干……

明　武　（抓住姜区长的袖子）爹，請你想一想，我干嗎要参加山林队。

姜区长　现在別說泄气的話，都是因为你认为好才搞出来的事情。

明　武　对我一点也沒有好处。我想当警察，干嗎让我参加倒霉的山林队？

姜区长　这家伙，参加山林队比在这里当警察好得多。你沒听见今村說嗎？现在是进出大陆的时代，如果参加山林队討伐游击队有功，马上就可以挂上一道金杠，当官。你到东北去，我也就有了种种借口，可以到东北去了，那就能沾到不少光。

明　武　好呀，你是想用我当本錢做鴉片烟生意！

姜区长　嘘，这家伙，別瞎嚷。

明　武　（狡猾地）去的时候給我多少錢？

姜区长　你推三阻四，就是想說这句話。我总归給你一笔足够应用的錢。你快点下去，代我到下面村里轉一圈，让大家赶快集合……我还要去找一找这家的老太婆。

明　武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走了，还要使喚

我！（下）

姜区长　（走进院子）有人嗎？……大嫂……到哪儿去了？

〔远处传来唱日本軍歌的声音。

姜区长　……（側耳傾听了一会，然后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語地）据說增援普天堡的警备队就要回来了。好象是他們回来了……肯定是他們。金日成的部队再神出鬼沒，也不敢到此地来。……这家的老太婆到哪里去了？

〔不一会，英子上。

姜区长　你到这儿来干嗎？

英　子　来找你。

姜区长　找我，为什么？

英　子　今村叫来的，他在发脾气，說时間已經到了，你在干什么？

姜区长　媽的，前后夹攻，区长实在不好当！（急下）

英　子　……（露出嘲諷的笑容，轉过身去）他到哪里去了，不会还沒有回来吧……

〔昌涉上。一望可知他刚从监獄里出来。

英　子　怎么到现在才来？我以为你早已回来了，連忙赶到这里来……

昌　涉　找庆洙大哥談了一会，稍微迟了一些。

英　子　你把那話对庆洙叔說了？

昌　涉　什么話？

英　子　警备电話断了。从昨天晚上起，和普天堡就联系不上了，惠山方面也还不知道原因。尽管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也还是告訴庆洙叔的好……

昌　涉　对他說了。庆洙哥也說要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道理。（从井里舀水喝）真痛快！前一陣实在悶得慌……

英　子　吃了不少苦吧？

昌　涉　英子，我跟媽碰一碰头马上就要出发到游击队去。

英　子　昌涉！

昌　涉　英子，我得赶快逃走，你多多保重吧，我也許再也回不来了。

英　子　要回来，我等你。

昌　涉　等到什么时候？

英　子　不管等到什么时候……

昌　涉　也許要十年二十年，光复了祖国才回来。

英　子　我总归等到你回来。不过……

昌　涉　不过？

英　子　（紅了脸）沒死以前你总得回来，哪怕一次也好。（手扶着白杨树，望着高高的树枝）以后每当我看见这棵白杨树，也許就会想到你。

昌　涉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那时，这棵白杨树也一定长得更加高大。每当我想起故乡，也許会首先想到这棵白杨树，因为我是在这棵白杨树下长大的……

英　子　你再說下去！

昌　涉　說什么？

英　子　隨便說什么都行！

昌　涉　要說的話好象很多，眞正要說却又沒有了。媽和弟弟妹妹拜托你照应。

英　子　那你別耽心，只有这件事嗎？

昌　涉　……你沒有話要說嗎？

英　子　我已經說完了。

昌　涉　什么时候說完的？

英　子　刚才。……天空这么明淨，簡直象鏡子一样，我到死也不会忘記今天的事。如果咱們能够一直不分开，就这样呆在一起該多好呀！……这都是因为日本鬼子的緣故！

昌　涉　英子！

〔从睡梦中惊醒的山雀的叫声震动着寂靜的黎明的空气。这时，韓氏上。

韓　氏　你来了！

昌　涉　媽！

英　子　我走了。

韓　氏　呆会儿再走！

英　子　鬼子們也許又要来找我……昌涉，一路平安。

（忍着眼泪，霍地轉过身去，跑下）

昌　涉　…………

韓　氏　……昌涉，你就要离开家了，我沒有东西給你，連一套換洗衣服也沒有……

昌　涉　媽，眞是，看你說的什么話！

韓　氏　不过，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給你。

昌　涉　我什么也不要，你能面带笑容把我送走就行了。

韓　氏　不，（从怀里掏出刚才拿走的口袋）你拿着。把这个带走。

昌　涉　……（接过口袋，但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瞅着母亲的脸）

韓　氏　这是家乡的泥土。你爹和哥哥都埋葬在这里。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忘記你的根本。一定要記住你是在哪一块土地上誕生的，在哪一条根上成长起来的。

昌　涉　（哽咽）媽！

韓　氏　这孩子，别哭！你哥哥走的时候一滴眼泪也沒有。……把你的手給我握一握。

昌　涉　……（由于感情激动，他的喉嚨梗塞住了，尽管母亲握住他的手，但他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韓　氏　（忍住热泪）这么軟弱有什么用！千万别耽心家里，一心一意搞革命吧！

昌　涉　媽，不管有什么困难，你也要忍着，等待我們。我們一定会凱旋而归……

韓　氏　好。

〔这时传来人們的吵嚷声。

韓　氏　昌涉！鬼子来了。在他們沒有来以前，赶快到要去的地方去。以后的事情你別耽心……

昌　涉　媽！

韓　氏　快！

〔吵嚷声继續响着，人們已經到了附近。

昌　涉　……（看了韓氏一眼，急下）

〔韓氏独自留在台上，这时，今村跟在姜区长和巡官的后面，上。

韓　氏　（泰然自若地迎着他們）

今　村　演讲准备好了嗎？

韓　氏　…………

姜区长　（把拿在手里的一张十元紙币交給韓氏）你看这个，警补先生怕你在昌涉沒有領到工資以前生活有困难，特地补助你一些錢，赶快道謝！

韓　氏　（連看也不看，好象非常不愉快）不要这个錢也不至于餓死！

姜区长　那么……

巡　官　那么，你不演讲了？

今　村　（拦住巡官）欺騙警察、扰乱民心，罪加一等。看看聚集在那里的人，你演不演讲？

韓　氏　演讲！（朝前走）

今　村　大大的好！賞金一定多多的給。（对巡官使眼色）

巡　官　哈伊！(站在山路上，大声地)大家安靜，今村长官有話要說。

〔嘈杂声逐漸靜下来，今村带着韓氏走上山坡。

今　村　諸位，今天叫你們到这里来沒有别的事。国民諸君想必記得，不久以前共产党游击队員金昌闕被我們日本警察打死了。但是，这次他的弟弟金昌涉，作为一个誠实的国民，为了尽忠报国，替哥哥贖罪，志愿参加山林队。尤其是他的母亲被我們警察宽大为怀所感动，对我們表示，一定要揮泪向国民諸君陈述自己的心情。我們警察认为昌涉的母亲用心良好，决定給她一个机会，所以把諸位召集到这里来。现在就請諸位听一听她的激动的心声。(說罢，退后一步，把位置让給韓氏，并对她使了个眼色)

〔响起了群众的騷动声。

〔韓氏毫不犹豫地朝前跨了一步，騷动声漸漸平靜下来。不知怎的，韓氏的脸色发青。

韓　氏　……諸位乡亲！我和所有的母亲一样，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死去的昌闕是我的儿子，就要离开家庭的昌涉也是我的儿子。世界上的母亲有誰不想自己的儿女一直围繞在自己的膝下。(由于激动，蒼白的脸逐漸变紅了)但是，我已經永远失去了大儿子，連二儿子现在也要离开我的身边。这难道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然而，我要忍着悲痛，高高兴兴地把昌涉

送走。

〔今村一直盯着韓氏，看她說什么，如今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巡官，脸上露出滿意的笑，似乎认为韓氏的話还符合他的心意。

韓 氏 除了他們以外，我还有两个孩子。就是凤女和昌敏。等他們长大以后，为了国家，我也要把他們打发走，就象打发他們的哥哥离开我的身边一样。

今 村 快說主要的！

韓 氏 不过，我一点也不难过，为了我們伟大的事业，我这一顆小小的心，什么痛苦都能忍受。

今 村 行了，现在你替我駡共产党游击队！

韓 氏 ……警补老爷叫我駡共产党游击队。但是，我怎么能够駡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儿子呢。我不能駡他們！

今 村 什么？快駡！

韓 氏 我家昌闕两年前就参加了金日成游击队。

今 村 駡他是共产党强盗！

韓 氏 他参加游击队……

今 村 （用刀敲击地面）不是游击队，是共产党强盗！继續說下去！

韓 氏 ……他参加游击队是为了解放自己的祖国。

今 村 閉嘴！

〔群众騷动起来，这时警察跑上。

警 察 警补先生，刚才来了个电話。

今　村　哪里打来的？

警　察　惠山。

今　村　什么内容？

警　察　（附在今村的耳朵上，不知說了些什么）

今　村　（脸色变了）什么？ 普天堡？ 該死，眞的嗎？

警　察　因此，他們說不能延迟，立即出动！

今　村　知道了。先去准备一下！（对韓氏）继續讲下去，昌闕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游击队？

韓　氏　昌闕参加游击队，是为了光复自己的祖国！

今　村　什么？（举起刀来）

韓　氏　（仍然面对群众）是的，是为了追随金日成将軍光复祖国。

今　村　住口！（发疯似地乱打韓氏，然后对巡官）把这个老婆子拖走！ 别耽誤！（急下）

巡　官　走！

〔这时，英子跑上。

英　子　媽！（几乎同时，对从山下来的庆洙）庆洙叔！

庆　洙　英子，什么事？

英　子　金将軍的部队袭击了普天堡。刚才惠山警察局来了电話，让他們去追将軍的队伍。

庆　洙　（向群众）大家听见了嗎？ 我們金日成部队袭击了普天堡。我們苦苦等待，他們果眞到国内来了。我們不能让警察出动！ 到炮台前面去！（从怀里掏出传单撒向

群众)

〔群众呐喊起来，巡官和姜区长被群众的声势吓得逃走了。

庆　洙　朝鲜独立万岁！（高呼口号，跑下。与此相呼应的万岁声喊得又响又长)

〔太阳升上了东边的山腰，光輝灿烂。远处白头山的峰巒逐漸显露出来。

韓　氏　……将軍，你終于来了！

〔群众的呐喊声更加高昂。

——幕 落

写在普天堡战斗胜利22周年前夕

譯 后 記

朝鮮戏剧作家朴赫擅长写作舞台剧本和电影剧本，成功的作品除《朝鮮的母亲》外，尙有最近发表的《这里也是一二一一高地》。《朝鮮的母亲》在作者全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通过生动的形象反映了朝鮮革命斗爭艰苦的历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由于它的侵略本性和內外矛盾，疯狂地推行所謂"大陆政策"，妄想以朝鮮为跳板，实现对我国的侵略，进而統治亚洲和全世界。因此，它便加紧了对于当时受它控制的朝鮮的統治和剝削，使得广大朝鮮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他們赤貧如洗，許多人在国內无法生活，被迫离开家园，逃亡国外，其中一部分人逃亡到我国东北。但是，他們并沒有屈服，到处掀起了反抗的怒潮。革命运动日益波瀾壮闊。

一九三一年冬天，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鮮爱国志士，在白山黑水間燃起了抗日的烽火，組成了游击队，把这一斗爭推向了新的高潮。經过几年的轉战，在我国东

北长白黑瞎子沟一带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成立了抗日統一战綫的組織——祖国光复会，頒布了十大綱領，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同时积极派遣干部到国內进行革命活动，对广大工农群众鼓吹革命思想，通过民族解放同盟，統一領导朝鮮国內的革命斗爭，給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七年前后，朝鮮的革命已經形成了燎原之势，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鮮总督"和关东軍司令在图门进行会談，妄想用高压手段，扑灭这一股革命的火焰。他們一方面进行所謂討伐，一方面在长白地区和朝鮮边境一带，实行残酷的幷村政策，企图割断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的联系。金日成同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謀，进一步鼓舞国內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爭，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亲率大軍，渡过白浪滔天的鴨綠江，奇袭日軍严密防守的普天堡，取得胜利。不仅驅散了籠罩在祖国土地上的阴影，給国內人民带来了巨大希望，而且在軍事上、政治上給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在朝鮮革命斗爭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輝的一页。

这便是«朝鮮的母亲»的历史背景。

作者在这一部书中，并沒有去描繪当时朝鮮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貌，而是通过鴨綠江边的一个村庄的变迁、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了三十年代朝鮮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地主、走狗的横行霸

道，一方面是人民的赤貧如洗，这便构成了一組尖銳的矛盾。然而，不管侵略者、反革命如何猖狂，觉醒了的朝鮮人民，还是勇敢地踏上了斗爭的道路，一切为了爭取祖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书中所描繪的事实，让我們看到，当时的朝鮮的确处于一个山雨欲来风滿楼的状态。从城市到农村，从大人到小孩，明里暗里，都在运用各种方式和日本帝国主义周旋。他們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艰苦奋战的金日成抗日游击队，而金日成抗日游击队又象黑暗中的火炬，照亮了朝鮮人民的心，終于一声霹靂，在日本法西斯統治的鎖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胜利的先声，这是朝鮮祖国解放的信号，它雄辯地說明了人民是胜利的源泉，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将被人民的鉄拳砸得粉碎。《朝鮮的母亲》通过生动的形象揭示了这一眞理，也正是它所以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广大朝鮮人民热烈欢迎的原因。

《朝鮮的母亲》的主題是深刻的，而深刻的主題总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主人公韓氏的塑造，对全书主題的展开，就有着举足輕重的意义。作者从各个方面刻划了韓氏的崇高形象。她是革命者的妻子，早年住在我国东北的时候也曾直接帮助金日成抗日游击队做过工作，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丈夫不幸去世以后，她一个人挑起了撫养一家大小的責任。虽然处境困难，但她继承了丈夫的遺志，仍然一心向往革命。她爱子女，更爱自

己的祖国和領袖。她深深地懂得，作为一个母亲所应負的責任，就在于用革命的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把他們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以使他們能参加革命斗爭。因此，当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她便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尽管大儿子牺牲了，二儿子被捕了，但她仍然象蒼劲的老松，坚韌不拔，爭取祖国的解放。可见她并不是一个只在一家四壁之內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的普通母亲，而是一个英雄。象韓氏这样英雄的母亲，对我們的讀者显然是有巨大的教育意义的。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A5Mzg4MD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938803.zip",
  "filesize": 3394623,
  "md5": "21062aa7945e50648bf9a41b450ee74f",
  "header_md5": "bf3f6a855a0b84578a1395909856e536",
  "sha1": "1015d699444b400e0560965668a15c5bc54f532c",
  "sha256": "f34d74bca6cb2064800f3fd4ce0868c6977f3a32afdbfee8587f547b8a91ea49",
  "crc32": 151268367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648335,
  "pdg_dir_name": "10938803",
  "pdg_main_pages_found": 81,
  "pdg_main_pages_max": 81,
  "total_pages": 88,
  "total_pixels": 29016064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